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(151)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什伯之器，「什」即十，「伯」即百，什伯即十倍、百倍，意指數目頗多的器具陳列。器，猶言器材也。

「什伯之器」，另一解則為武器。《後漢書·宣秉傳》注曰：「軍法，五人為伍，二五為什，則共其器物。……其兼言伯者，古軍法以百人為伯。」另《逸周書·武順解》云：「五五二十五曰元卒，一卒居前曰開，一卒居後曰敦，左右一卒曰闔，四卒成衛曰伯。」是其證，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。所以說「什伯之器」，即兵器。

然而如果說「什伯之器」是兵器，與下文「雖有甲兵」，又好像重複了。

那麼「什伯之器」指的又是什麼？假設老子泛言各種生活上的器具，因為國大民眾，禮樂必繁，所以各種生活上的器材，如服飾、禮器，以及各種謀生的工具必多，但「小國寡民」，自然就用不著這些器材了。所以說：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」

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

使人民看重自己的生命，不會為了追逐名利，而冒著生命的危險，遠走他鄉，往外遷移，或者到處搬家。

古代農業社會，安土重遷的觀念較重。所謂「遠徙」，不是因為戰火，便是由於經商、遊學、求取功名等原因，不得已才遠走他鄉；但如果以老子「小國寡民」的社會，一切已足，無思無欲，所以沒有遠徙的理由。

「重死」為什麼和「遠徙」有關連？因為古代交通不便，航海爬山，旅途險惡，往往生離，形同死別，所以愛惜生命的人，不願隨便遠徙。老子的理想國度，就是要讓人民安身立命，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，遠徙他鄉。

尤其近年來，有些人為求財利，滿足更多的物慾享受，不惜飄洋過海，偷渡到他國，因而喪失生命或被拘留異鄉的時有所聞，實在可悲可嘆！他們若能體會老子所說的「淡泊知足」，過著無憂無慮的素樸生活，就不會要遠徙他方去追求這些戕生之物了。

雖有舟車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。

雖然有船有車，也沒有必要去乘坐；雖然有防備的甲兵軍隊，也沒有必要去排陣、佈署。

舟車，是水陸的交通工具。因為不遠徙，所以雖有舟車也無所用，沒有必要去乘坐。

不戰爭，所以雖然有甲兵也不需要去訓練或佈陣。

「舟車」、「甲兵」皆為「什伯之器」，是人為的製作，是人類邁向文明，卻同時也是走向複雜社會的象徵。當時代已經走到有了文明制度的「大國」，已有了複雜關係的「眾民」之後，這時，老子是希望這個「大國眾民」，能回復到單純樸實的生活境界。

使人復結繩而用之。

使人民都歸於結繩而治的素樸生活。

「結繩」，為上古時簡單的記事方法；指簡化代號，以代表文字。以此借指人類在創造文字以前的社會，如《周易·繫辭下》第二章說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」這個時期大約在伏羲或神農的時代。

所以說，上古之時，文字未有，書契未造，結繩為政，而民自化，可謂「樸素之至」也。然而後世文明漸開，民心亦漸入於薄，故老子想像其使民復還結繩之模，而用之於樂無為，而安自然。

人類的生活愈簡樸，就愈接近自然，因此就好像恢復到上古時候，結繩記事之時代一樣，不再習於見聞之智和勾心鬥角的妄識習性。

不過這「結繩而用之」之「結繩」，不能生硬地解作無文字時代之結繩記事。古代因無文字，故以結繩記事，既創造文字以後，就沒有理由棄簡潔文字而復用結繩；然而在這裡要注意的是，老子這篇道理，並不是要反對文字，或是要回復到原始的社會，而是針對人類以後之未來想像，老子所要強調的是回歸一種素樸的生活方式。所以「結繩」只可作為樸實之形容詞看，這是應當注意的。

（續下期）